

在家過年

從兩個孫女到家的那一刻，我們就迎來了龍年的新春。為了迎接她們回家，家裏早就開始採購，冰箱裏堆滿海鮮、雞鴨、魚、豬羊肉，還有年糖年餅年糕。家門口各色鮮花綻放，特別是那盆蝴蝶蘭，紅得發紫，寓意着龍年的興旺、吉祥。在我們心裏，孩子就是春天，就是團聚。過年就是兒孫繞膝，子孫滿堂。

兒時過年，最開心的是穿新衣、吃好吃的，與小朋友一起放鞭炮，還可以拿到「壓歲錢」。兒時家境尚好，每年的年夜飯總是能吃到平時愛吃的食物。過年前，我寫了一篇《溫熱年夜飯》，沒想到勾起許多朋友的童年回憶，他們想起了母親做的年夜飯。濃濃的鄉愁，實質上是對母親的依戀與牽掛。溫熱的年夜飯，滿滿的是對母親剪不斷的美好回憶。有個朋友還回憶道：家裏當年住的是破木頭房，過年時母親煮一鍋漿糊，用舊掛曆和報紙，把牆壁與天花板貼一遍，才有煥然一新的過年感覺。家裏十幾口人，平時雖可吃飽，但很少見到肉，過年時才會買幾斤豬肉，一家人樂融融地吃上肉過個年。其實，無論貧富，有家人團聚，子孝母慈，這就是幸福。

兒時的生活富裕，全賴我祖父從小開始打拚。聽父親說，祖父之上，三代儂農，家無片瓦。祖父從十二歲開始出外做學徒，與幾個夥計跟老闆到南洋做生意。他是店裏年齡最小的學徒。每天天還沒亮，就要起床燒火做飯，然後開始打掃全店的衛生。年紀大的夥計睡的是一間大通鋪，他睡的卻是店裏櫃台。每日收舖之後，由他負責上門板、關門，燒洗腳水給老闆、夥計端去。在店裏，他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十年之後，老闆病逝，幾個夥計湊了些錢，盤下了這家店，也成了股東。再後來，生意做大了，大家都分出去單幹。

祖父後來長期在外經商，到父親輩仍是三代單傳。作為中國人，還是覺得根在故土，父親長大些，祖父就把他送回祖國讀中

學上大學。小時候，我喜歡打乒乓球，曾與小朋友用門板和磚塊壘成球台，鋸一塊小木板當球拍。祖父知道後，從日本買了兩塊球拍寄回來，拍柄上鑲嵌綠色塑膠片，好看極了。當年讓多少小夥伴羨慕。在三年困難時期，祖父每月寄麵粉、奶粉和糖回來。

每次接到祖父的信，信的開頭總是寫着父母與我們兄弟倆的名字，前面一定是三個字「親愛的」。每次讀他的信，我總是從心裏泛着一股暖流。後來，祖父因病去世。當年交通不便，祖父一直沒能回國探親。我這輩子沒有見過祖父，但他對我的愛，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裏。每年過年，我都會為他點一支香，寄託我對他的敬意。

如今，我也成為兩個孫女的祖父，面對孫女時心裏自然也湧起一股「祖父的愛」。年輕時工作忙，最忙時一年會有二百多天在外出差，與家人分多聚少。但是無論多忙，我堅持每年春節七天假期在家與孩子們一起過年。今年春節，我帶孫女去農村拔蘿蔔、摘草莓、餵兔子。小孫女個子小，拔呀拔，蘿蔔拔出來了，孫女也摔倒了，菜園裏笑聲一片。

小孫女問，爺爺你頭髮為什麼會變白了。我答，爺爺老了。老了會怎麼樣？老了就會沒了。祖父也許就像天上的月亮皎潔明亮，在河裏留下一輪白白的圓盤。突然，一陣風吹了過來，河裏的月亮碎了，留下了一河閃爍的銀光。



▲蝴蝶蘭。作者供圖

水龍吟

——贈內及子

瀟瀟春雨重來，猶思當日折花手。陶然草綠，圓明斜照，應還依舊。風雨匆匆，一十九載，微微霜首。想當年異域，君獨駕，縱橫萬里，能記否？
起看夜闌星斗。嫩春寒，嬌兒啼晝。園葵待露，中流擊水，青梅煮酒。少舞紅阿，中讀李杜，老栽楊柳。卻憑欄，直教清風皓月，滿佳人袖。



藝苑草 林濤

為公立醫院點讚



HK人與事 余乘桴

記得有一個說法是，一個人孤獨的最高境界是自己獨身去做手術。直到此次在香港公立醫院做手術，才發現原來每個在公立醫院做手術的患者都可謂「孤勇者」。

專科醫生確定好手術事件後，便安排了一個星期後見麻醉科醫生，這一點也是與內地非常不同的地方。亦是經由此次經歷，我才第一次在麻醉科的視頻科普和醫生介紹下，了解到全身麻醉的原理及實際過程，以及可能帶來的常見和罕見副作用。過去在內地經歷的手術，可能從頭到尾都未曾見到麻醉科醫生，這一點上是挺新奇的。

到了手術當天，按照入院紙指示的時間登記辦理入院手續，手術前一直在忙於工作，並沒有做太多功課，結果到了入院才發現香港入院手術原來程序大不同。首先，我入住的是外科女病房，當我一踏入病房門口報到那一刻開始，也就意味着接下來數日我需要將自己全權交由醫院「處理」，即便我



自由談 林中洋

歲月的流逝是無聲的，但卻有跡可循，每一次回到故里，都會在有意無意之間發現一些時光的痕跡，那一刻似乎江河回轉，彷彿與過去的自己猝不及防地打了個照面。

父母的家中，保留了許多我們姊妹倆從小到大用過的東西，有些東西竟然一直用到現在，比如我們上學時寫字枱上的兩盞日光檯燈；或者是我高中時用來聽歌的立體聲音響，這個在當時是比較少見的時髦玩意兒，如今早已算是「歷史文物」，卻也仍然擺在父親的客廳裏，每看到它，我就似乎又看見了父母當年在被迫聽我那些震耳欲聾的歌曲時搖頭嘆息的樣子。



文化什錦 陳德錦

從前的餐室，壓在玻璃下的餐牌，總有「西冷紅茶」的選項，後來才知道這跟「西冷牛扒」完全沾不上邊。茶之「西冷」實乃「錫蘭」，而「錫蘭紅茶」其實是黑茶(black tea)，黑色是茶葉的顏色。大概中國人較愛紅色，沖泡出來色近棗皮，故名紅茶。從前喝紅茶，侍應生是茶壺和小奶瓶同上：壺裏有剛泡過的茶葉，奶是花奶，加糖拌飲，完全西式。

英式喝茶據說源自十九世紀格雷伯爵。格雷伯爵收到一份來自中國的禮物，就是祁門茶葉。「伯爵茶」據說是由錫蘭黑茶混合祁門紅茶而產生的，當時人還加入佛手柑油以辟除開水的石灰味，不可謂不講究。

香港早年喝茶也分中西。英國人和一些華人，喜歡到酒店附設的餐廳或咖啡室喝「下午茶」，地點在大酒店、告羅士打行、威士文(Wiseman's)等場所。省錢些可到西餐廳喝，還有取價便宜的「冰室」。「冰室」其實是「飲冰室」之意，初非指「冷氣開放」，而其飲品除咖啡、維果冰等外，少不了加了冰粒的凍咖啡和「凍紅茶」（例必加檸檬或加奶）。

中式喝茶，可到「茶室」如「陸羽」、「得雲」、「蓮香」等，雖然主角往往是點心，而不以西式下午茶吃一兩塊餅乾為滿足。然而舊茶居不會隨意亂泡或像今天索性以茶包奉客，客人也不會視茶如開水或滯滯液，而務必求得「品茗」之趣。

本地人喝茶的故事還有很多，這裏只充個引子，目的在帶出茶和詩的關連，尤其跟現代詩創作的近似處。古代詩人詠茶者代不乏人，蘇軾的《汲江煎茶》富有文人氣息：「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鈞石取深清」，可見準備工夫必須做足，烹茶要用活火，即猛火，茶葉的真味才可泡出，然而水也得清淨無雜質，否則說不上「雪乳已翻煎處腳，松風忽作瀉時聲」：茶腳（渣）已煮開並出現乳狀白泡沫，倒茶時還作松濤之聲。聲色味都出來了。

有一次我獲邀在茶具文物館（香港公園內）談詩歌創作，聽眾和我都得享即時的好茶，一邊驅走睡魔，一邊略解詩作之道。這館址從前是三軍司令官邸，白牆紅瓦，回廊曲徑，頗具優雅。

是專人專用，固定放置在病床的收納台上，衛生的同時也體現了十足的人性化。

除此之外，還有固定進行病房清潔的清潔姐姐。因為她們各有制服，因此也很方便病患根據需求向她們求助，而在住院的四天時間裏，肉眼所見她們對於病患無一不是極盡耐心，幾乎是有求必應，只是可能因為工作量實在太大，回應的時間有長有短。作為病房中待得最久的病人，看着來來去去的其他病友，最讓我感動的是，面對形形色色的病患，即便是遇到口出惡語或難以配合的病患，醫護人員和護工姐姐們都展現出一致的高度職業感，有些甚至會善用幽默或溫柔細語反回去寬慰這些病人。

其實為何會在高流轉度的香港公立醫院病房待到四日之久，也是其人性化的體現。我做的是一切除半側甲狀腺手術，一般來說，這樣的病患第二日拔除喉管後即可出院，而我手術出來後發現發聲無力且沙啞，

時光的痕跡

許多年前，我有一次無意中翻出了自己當年的日記，一翻本打開，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些青澀的字跡，還有那些密密麻麻的不安與迷惘，真的是自己當年寫的嗎？我彷彿看見了那個站在人生門檻上曾經的自己，陌生又熟悉。我把這些日記背回了德國家中，就好像把那個過去的少年，放進了行囊。也許將來的某一天，自己耄耋老矣之時，我會再次翻閱這些日誌，帶著微笑與曾經的自己打聲招呼。

這一次回國，我在父親書架上的筆筒裏，發現了一把舊得四角磨邊的尺子，我驚叫一聲，一把把它抽出來。這不是我上小學時用過的嗎！尺子上的畫面是一個聖誕老人，手裏舉着一隻魔方，背景是兩隻鈴鐺和幾片綠葉，搖晃尺子時，聖誕老人的眼睛就轉動起來，魔方開始變換顏色，他身後的鈴

鐺也跟着搖動起來，這種會動的尺子在當年剛出現時可真是稀罕，我清楚地記得自己得到這把尺子時的激動與喜悅，一時之間，我彷彿又聽到了呱噪的蟬鳴，聞到了那股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我看見了紮着兩條小辮子的自己，穿着白襯衫站在學校的黑板前辦黑板報，那個時候，天空好像總是很藍，一年裏只有夏天。

人生的道路一程又一程，每一段都有各自的精彩與失意，每一場都好像是另外一個自己，也許，一程程走到最後，又回到了原點，彷彿一個圓。不管怎樣，即使是畫了一個圓，那個終點的自己也不會是當年出發時的那一個。對於我而言，少年時的那一段記憶是最鮮活的，因為那不僅是我人生的最初，也是我在故鄉的歲月成長，那裏不只有我的血脈親人，更是我的夢想開始的地方。

茶說中西也說詩



位於香港公園內的茶具文物館。作者供圖

當年大概在邸內客廳向火爐前，或有一桌英式下午茶鋪設待客，說不定那是祁門和錫蘭糅合的茶種。

由茶葉的出口，到回流中土以至成為「港式奶茶」的用料，我想到漢詩。上世紀初，漢詩確曾一度影響西方詩歌。

原來漢詩的特點，像通過意象間接抒情，像時態的模糊、人稱的省略，乃至一字半句都深藏文化結構等，曾經啟發西方詩界，由抒情詩走向以意象為中心的詩學。「意象派」應運而生，其流風餘韻又反過來影響我國的新詩：眾所周知，新詩要另闢蹊徑不走舊路，但有趣的是，在它吸收西洋詩的靈活新巧之同時，不覺也一點一滴吸收了傳統詩歌的精華。

那次在茶具文物館談詩後，想及詩與茶的相類性，便找了一些現代詩人的「茶詩」來讀，看看以茶為題材的作品是否也有文化交融的特質。詩人羅門《茶意》開首便說「茶！你靠鄉愁最近」，那一代人離鄉別井，想到抗戰和遙遠的家鄉，「一聲驚叫／沉在杯底的茶葉全都醒為彈片／如果那是片片花開／春該回／家園也該在」。由茶葉聯想到彈片和花開，這「不似而似」的意象張力無疑是現代的。

詩歌修辭中的比喻或比擬，常常是拿兩物的某個相似點比較，關係形成後再擴充完善，不相似的可以略去。再看蕭蕭的《茶葉的心事》：「從火裏來，再到水中去／也不過熬來一身苦澀／沖出一身苦澀」。茶葉成為自我的喻體，這自我的心情是「苦澀」透了，不及甘香、爽朗、清明等感覺。詩人指向一個「熬」字來約束我們對茶葉的一般取態。

「現代詩」離不開語言。二十世紀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便指出：「能指

與「所指」的關係是任意的，即一個詞作何解釋，可以約定俗成，也可以因時制宜，在詩歌語言上是「因詩制宜」了。詩人張錯的《茶的情詩》發揮了茶作為喻象的任意指向性，這指向就是「情」。詩開首說：

如果我是開水
你是茶葉
那麼你的香郁
必須依賴我的無味

乾枯的茶葉必須讓開水浸潤而舒展其容顏，而泡好一杯茶道理在「我必須熱，甚至沸／彼此才能相溶」。至於情之能有色，也有「在水裏相覷，相親」的過程，乃至「把持不定／你終將緩緩的……落下，攢聚／在我最深處」。說愛談情，多寫必成濫調，詩人把題旨任意地扣住開水煮茶的喻象，句句說茶卻無非字字說情，是現代詩獨得古典詩「不着一字，盡得風流」餘韻的一例。

假如酒是「醉」的導體，茶便是「醒」的導體。泡茶、品茶更接近理性的活動。這跟現代詩的知性傾向又暗合。喝茶雅俗兼宜，高談也可、閒話家常也可；現代人作詩也多以日常生活為題材，不追求曲高和寡了。

新詩寫到茶的還有不少，難以盡錄；綜合所見，由蘇軾被貶海南而枯腸烹飲，到今天市民坐於冰室中匙調管嘍，由苦心推敲到任意取譬，茶與詩彷彿一理之兩面，形態不同而旨趣相近。

試把茶的各種形態作如下分解：茶葉，乃生存、情感的本質；水，是生命的動力；火，是能量；熱，是情之動、是青春；冷，是情之靜、是中老年；泡，是生命的建造；賞茶，是回顧生命；浮，是現象；沉，是歷史。再看詩吧，不也正以情感為本質，通過現象反映歷史，有生命動力和能量，有建造和回顧，在青年時如是，在中老年如是？

我的主刀醫生表示手術時發現我的神經與甲狀腺貼得較緊，在手術過程中可能有輕微拉扯，導致這一狀況，因此需要多些時間觀察，以便作出後續安排。然而到第四日仍未有改善，在抽血指標結果均正常之後，醫生便安排了 my 出院手續及轉介我進行言語治療。

寫到這裏，很希望能親口對所有的醫護人員講一聲感謝。過去只聽聞香港公立醫院住院有營養三餐等等，此番自己親歷才發現公立醫院體系的優點遠遠不止於此。從自己跨入病房開始，整個過程我只需要將自己全身心交給醫院按部就班即可，每個步驟每個環節都有清晰的負責人以及過程細節，並且都將留檔。或者說這種「全託式」的醫療服務不僅體現了醫患之間的信任，也由此可以窺見香港醫療體系之所以稱得上世界頂流的原因。我為公立醫院體系點讚，也希望香港的醫療環境可以一貫之，未來發展得更好。